

## 榮民兒女的榮耀

丁茹喬

我以身為榮民兒女為榮。雖然「榮民」對許多人來說，似乎是非常疏離、遙不可及的一詞，甚至因為不瞭解，而對「榮民老伯」有既定的負面刻板印象，認為他們是福利依賴者，導致國家財政負擔沉重；然而，我認為如此片段而狹隘的解釋，對榮民來說非常不公平！我們怎能忘記，在過往那個顛沛流離的年代，是榮民半生戎馬，衝鋒陷陣於烽火之中，用盡自己的青春歲月，在大時代守護我們的家園，正因為他們的犧牲，我們才能享有今日的繁榮。

我的榮耀來自於祖父，他也是守護臺灣的榮民伯伯。研讀他撰寫的一本家傳《祖父日記》，我才能跳脫對榮民伯伯的刻板印象，真正深入地去瞭解當

時他們少年從軍、漂洋過海的實況與心境，又是經過怎麼樣的轉折，最終得以在臺灣開疆闢土，發揮自己的一份力量貢獻社會。因此，我既榮耀，也很感恩。感念祖父當時的胼手胝足，為今日的我們打下一片海闊天空，提供我們一處庇蔭休憩的避風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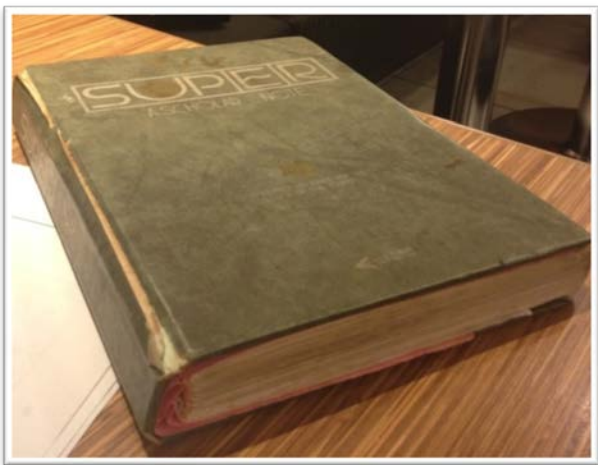
## 一、顛沛流離：漂洋過海來臺灣

我的祖父丁玉甫，山東省諸城人，生於民國八年，卒於民國八十七年，享年八十歲。祖父身為家中長子，少小離家維持家計，二十歲報效國家，參加抗日戰爭，入山東綏靖區張天佐部隊，擔任軍醫一職，駐守濰縣、安邱、昌樂等地。

抗戰勝利後，民國三十七年國共內戰，濰縣失守，祖父轉往青島三十二

軍；隔年端午之際，輾轉撤退至海南島。  
《祖父日記》中具體描述大批人潮撤退  
的辛酸：

民國三十八年五月之夜，終於奉命撤退，大好山河就要放棄，兵敗如山倒。一個師大約一萬多人擠上了大江貨輪，吃的供應不上，煮飯分配的時間不夠，半生不熟地也得狼吞虎嚥。記得五天五夜到了基隆，費了好大時間才准下船，停留了約五天又奉命開往海南島。



■ 作者父親珍藏的祖父日記。

時間緊迫、空間擁擠，戰亂考驗著人類求生的本能。我的祖父、祖母、父親及兩位弟弟，一家五口僅攜帶簡便行囊便匆匆上路，祖父不得不褪下軍裝、偽以便衣，就這麼跨越兩千六百多公里，在一片動亂中，從山東輾轉來到海南島。



■ 作者父親丁來斌（站立者）與祖父陸軍少校丁玉甫。

我至今仍難以想像，從山東到海南，如此長程的顛簸與風塵僕僕，他們如何能克服這段跨越千里的挑戰？日以繼夜的疲勞累積，缺水、缺糧，渴了、餓了，也只能忍耐，導致身體日漸虛弱；再加上從北到南的溫度、濕度截然不同，水土不服在所難免，腹瀉、瘧疾四溢，十分可怕。《祖父日記》描述：

海南島除了蚊子多，氣候炎熱，我們北方人多不適應。我也染上了瘧疾，自己帶了盤尼西林，自己注射了兩針，約兩三天才好。

我的祖父是軍醫，尚能自救救人，但他平時必須與軍隊一起行動，難以有閒暇時間返家探視與照顧妻兒；造化弄人的是，他雖救了人，卻救不了自己的家人。《祖父日記》描述了當時妻兒重病，他無法第一時間陪伴左右的無奈，以及後來妻兒病逝，頓失至親深感悲慟：

我大病初癒，消息卻傳來妻染重病，請假不准，過沒有幾天，噩耗傳來妻已病故，始准假。趕回已是死後第三天，還是人家代為埋葬，撇下了三個孩子，悽慘無依，極度悲傷。痛哉斯時，自己在每天為人治病，而自己的妻和子竟未能給他打一針或用一劑藥，生前不能照顧，死後未能安葬。人生三大不幸，我是身受者之一，且比任何人都慘。

愛妻、愛兒陸續客死異鄉，病逝長眠於海南島。我的父親如今每每提及海南島的這段傷心往事，也不禁老淚縱橫，因為在那個混亂騷動的過程中，他永遠記得失去了母親與手足的痛。最終，一家五口能踏上臺灣這塊土地的，卻只有祖父與父親二人而已。此時《祖父日記》的字裡行間中，隱約透露著絕望：「我已沒有了家，整個家只剩我和來斌（即作者的父親）而已，這就是抗戰剿匪我所獲得的成果？」

絕望的祖父呀！家，隨著家人的亡故，真的不復存在了嗎？我想，或許不一定

如此。與家人的共同回憶，仍然會伴隨著自己，連同亡者的那一份，更加堅強了生者的意志，繼續努力地生活下去。也是祖父您後來在臺灣有重組家庭的勇氣，才能開枝散葉，有今日的我們繼續帶著您的意志，努力實踐於生活之中。

在家破人亡、長年爭戰、蠶食鯨吞之際，軍心，似乎已逐漸消磨。撤守海南島的這一年，或許對祖父、對所有國軍來說，都是場長期硬戰，戰鬥的對象不僅是共軍，更有忐忑不安的心魔，以及這個怎麼也令人難以適應的濕熱且克難環境。我的祖父也在日記中分析民國三十九年，國軍從海南島再撤退至臺灣的窘迫情勢：

海南島駐了大約一年，撤退時並非大批匪軍斷後，而部隊自亂陣腳，所謂兵敗如山倒，尚未敗，只是撤退而軍心不安。開往臺灣的船上，人太多、太擠，動都不能動，一位看護兵只好方便在褲子裡，臭一點，大家也無所謂，只要能上船，就安心了。

祖父生動地形容當時的窘境，有些詼諧，有些不堪，卻也顯露出在長期征戰後，眾人所企盼的，其實只是一個足夠安全的環境，能夠讓人安心。而這一艘駛往臺灣的大船，正乘載著無數這般的期待。那年祖父三十一歲，歸納自己能夠平安渡過這十年多來的軍旅生涯，已是一種成就，而來臺灣更是一個全新的開始：

抗戰八年、剿匪六年，雖大小戰役不少，但均安全渡過，沒有受過傷，也沒有遇上太大危險，而能順利地來臺迄今，這或許是我最大的收穫與成就。民

國三十九年五月端午節後，來到臺灣，又是一個新局面開始。

## 二、落地生根：重建家園在臺灣

漂泊的旅人，何時能夠重返家鄉？又或者，異鄉已經轉化為家鄉？祖父在海南島雖歷經喪妻與喪子之痛，但為了兼顧我父親的照顧之責，決定再娶一位臺灣媳婦，

重建家園，以滿足我尚屬年幼的父親，基本生活照顧需求。

然而，剛來臺灣的國軍弟兄，千金散盡、孑然一身、身無分文，娶妻是一件多麼不容易的事情，《祖父日記》甚至用「不可思議」來描述當時窮困的狀況：

民國三十九年底，我和李松坡（筆者祖父的第二任妻子）結婚，婚禮的簡單與窮困，簡直不可思議。借住民房，連床鋪都沒有，就利



■ 祖父與丁家三姐妹合照。

用地鋪，只有被單軍毯，廚房用具也是慢慢添補。

風吹起種子，吹向大地，它落地，它生根。何時返回熟悉山東老鄉的想望，不知不覺在無數歲月更迭中，累積了一層又一層的塵埃，被深深埋在心底，只有在夜深人靜的時候，自問，卻沒有一個人可以解答。取而代之的是，祖父與臺灣媳婦之間，重新組成的在地家庭。從祖父的日記中，看得出來他此刻心情的百感交集，因為這個家，不但承載著對客死他鄉的前妻與兒子的思念，更寄託著我的祖父與父親，對未來新生活的期待。

記得一首歌是這麼唱的：「沒有不會淡的疤，沒有不會好的傷，沒有停不下來的絕望。」我想，每一位歷經戰亂與動盪的榮民前輩，一定也跟我的祖父一般，充滿復原力，在疤淡了、傷好了之後，化絕望為希望，帶著思念繼續努力地生活下去。就好像暴雨後冒出的新芽，張開雙臂，享受在臺灣這塊寶地上，吹起的微風徐徐，

欣欣向榮地生長下去。

### 三、父子情深：祖父的修身與齊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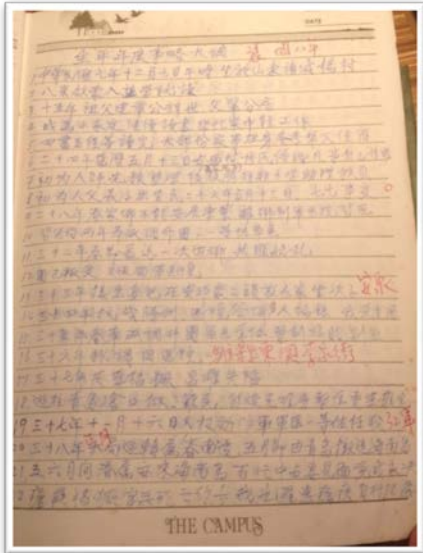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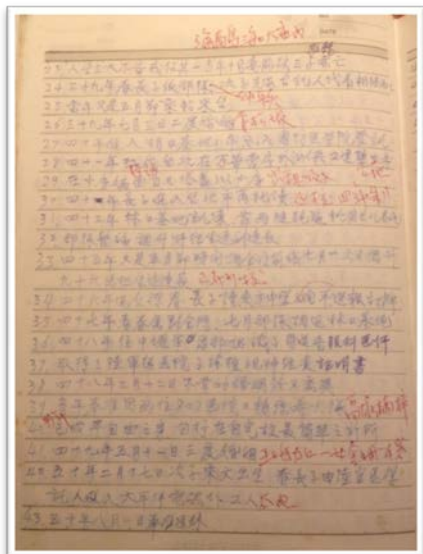
新家庭的組成，新成員的加入，成員間新建立的情感連結，仍不敵祖父與父親之間，共同歷經顛沛流離、具有革命情感的父子情深。那種父子間的親，那個獨特年代下產生的緊密連結，實在難以用三言兩語來形容。

我的祖父，是我父親非常尊敬的人。雖然在我小時候，祖父便已辭世，我沒有機會瞭解祖父的為人，但聽父親描述，祖父是非常正直、有遠見的人，總是適時地給予父親中肯的建議，使我的父親不至於誤入歧途。當時十來歲的父親剛進入青少年期，正是需要管教的年紀，但在祖父從軍離家出任務時，父親坦言，缺乏祖父的陪伴，自己曾經迷失過。

尤其在剛融入臺灣社會時，他發現身處的環境充滿敵意，學業落後、同儕排擠、語言不通，卻沒有母親的呵護，他漸漸不學好，逃課、蹺家，變成大家眼中的不良少年。所幸，我的祖父及時諄諄教誨，讓父親終於知道悔改，爾後方能自食其力，在事業上有些許成就。

對父親而言，祖父的教訓有如醍醐灌頂。他能理解「外來人」這個標籤，對於年少的父親，會產生多大的心理障礙與社會隔閡。但祖父告訴他，這個標籤沒有辦法框架並侷限一個人的發展，努力學習與改變，才能夠證明一個人的價值。祖父對我的父親說：「你要知道，我們只是從不同地方來，但我們並沒有多少差異，我們都有努力的權利。」祖父就像是父親眼前的一盞明燈，總是指引父親人生的道路。

祖父的人生價值觀，或許可以從他晚年退休，某日修整庭院所撰寫的心得，略窺一二：



不到四年的時間，由一顆小小的樹栽子長起，如今已是遮蓋了整個魚池的大樹啦，所以時間能克服一切，一個人肯努力不停，任何時候起步都可（祖父日記於民國七十七年五月撰）。

■ 作者父親珍藏的祖父日記內文摘錄。

祖父在民國五十年、即四十二歲時退休，軍旅生涯共二十餘載，如今有了全屬個人的自由之身，更期許自己努力行醫，設置地區小型診所，一方面作為家中經濟來源支柱，據以照顧妻小，另一方面也可造福鄉里，讓老戰友或里民們，有一個親切而方便就醫的好所在。

《祖父日記》後續記載的，多半是祖父與兒女、孫子女們的互動情形，以及開立診所的服務狀況等。可見祖父在修身之餘，也非常關切「家」的治理，正所謂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，我認為，祖父也盡了自己最大的能力，雖談不上治國，但至少也在修身與齊家上，如同祖父的價值觀一般，孜孜矻矻、努力不倦。

爾後祖父行醫多年，據以造福鄉里、拉拔後進，亦不忘在自己有能力之餘，資助山東老鄉的兩位親弟，以回報其代盡孝道、照顧父母之恩情。《祖父日記》中提及這麼一段自己與手足間的往來：

代寄二弟三弟美金各四百元，以前也寄出一次各三百元。錢雖不多，代表哥對小弟感謝與慰問。因我離家太早未能親事父母，假如父母此時仍有一人健在，為了盡孝非設法返籍探親不可，因父母渴望見到自己之子女是何等期盼，尤其三弟信內所提，父母在臨終時直呼我的名字，閱信時淚下辛酸，所謂養兒防老，而我又對父母盡了多少孝道？真是虧欠父母太多太多。

祖父，不僅是我父親所敬重的人，也是我所欽佩的對象。雖然，我對祖父的印象僅只於小時候，年幼的我踮起腳尖，站在祖父病榻旁，與祖父掌心相觸碰的溫度。當時我的手小小的、肉肉的，他總抓著我的手、捏捏我的耳垂說：「這個好，將來一定很有福氣！」在我小時後印象十分慈愛的祖父，如今透過日記深入瞭解祖父的經歷，我發現他其實是心思非常細膩、觀察十分入微的人，而他畢生所實踐的人生態度，我想用「忠、孝、仁、愛」這四字來加以總結。

我的祖父，為國進忠，堅守自己的職位，不斷砥礪自己努力向上；我的祖父，為親盡孝，即便有心有餘而力不足之處，仍然努力彌補；我的祖父，以仁德化人，不論是我的父親，或是後來的子子孫孫，祖父總不忘諄諄教誨，將自己的所知所學



■ 作者 5 歲時與父親合照。

加以渡人。

最後，祖父的愛，一直都在。不論他已辭世多久，他仍然活在我父親的記憶裡，仍然活在每一位兒女、孫子女的心裡，讓我們知道，自己總是被愛，無條件地接納我們，並且總是為我們好。祖父呀！感謝您仍以在天之靈，持續庇佑我們。

#### 四、追悼思念：愛一直都在

還記得我小時候，曾經跟著父親前往五指山軍人公墓。那是個陰雨朦朧的下午，濕濕的、冷冷的，墓碑與草地都染上一層濛濛的灰，就好像父親的心情一般陰鬱。我彷彿看到另一個父親。此時父親一米八的背影，對我來說好遙遠、好遙遠。我不曾看過父親流淚，但在祖父墳前，父親彷彿變回孩子，所有的脆弱與委屈，都可以被祖父接納，所以父親感到安心自在。看哪！祖父的遺愛，至今仍嘉惠於我們，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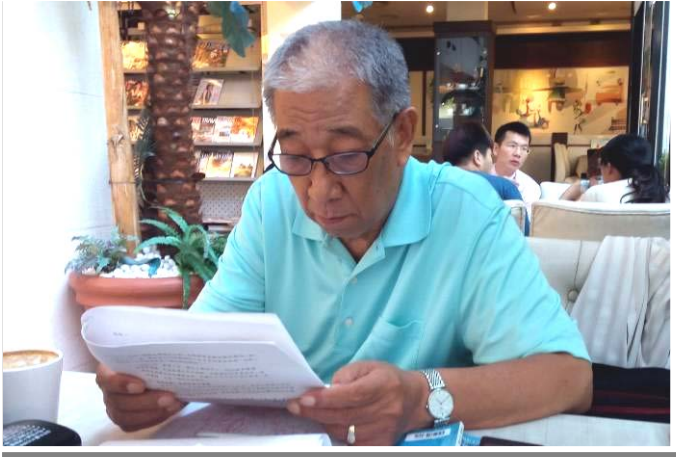
們怎麼能不感恩，那個曾經半生戎馬、衝鋒陷陣的勇士？我們怎麼能不敬重，那種為國為民、犧牲小我的大愛？

文敘至此，我必須說，軍人是世界上最令人欽佩的職業之一。軍人，需要隨時調派離家，但為了保家衛國，他們總將「任務擺前面、背影留家人」，他們的大愛，無私無我的奉獻，犧牲了陪同家人的種種重要場合，卻換取了安居樂業的祥和社會。

我以身為榮民兒女為榮，但我期待不只有榮民兒女有這樣的體認，體認榮民前輩們如何走過那個戰亂貧乏的年代，以及過程中對臺灣社會難能可貴的付出；我更期待社會上的每一份子，都能深入地去理解榮民前輩的各種過往經歷，跳脫先入為主，認為他們是福利依賴者的刻板印象，讓這群人犧牲奉獻的事蹟被看到，進而能夠得到應有的尊重。

我相信，在理解與感同身受之後，我們對於「榮民」一詞將不再無感，榮民之

於我們，不僅只於新聞中的語彙，而會有更深刻的體悟，在體悟之後，期望我們都能接受各種差異，看見差異的美好，並且欽佩於那些在動盪戰亂中努力求生的意志，以及從漂泊到安定、從修身到齊家、進而為國為民的社會貢獻！



■ 作者父親閱讀本文，心中無限感慨。



■ 作者與父親合影。